

方濟赤腳前行。望着第伯爾河，他意識到他們是在逆流而上，走向他們在翁布里亞谷的根源地。走向亞西西、斯波萊托、聖達勉堂 (San Damiano) 和寶尊堂 (the Porziuncola)。走向一眾痲瘋病者，在他們中間，他和一眾弟兄可以再次擁抱基督。

.....

他想起了他的父親，他的母親，他兒時的家，他的夢想，以及那些改變了他一生的話。

他兒時是何等的無憂無慮。作為非常成功的布商伯鐸·伯納戴德 (Pietro Bernardone) 的兒子，使他感到何等驕傲。他的母親庇佳夫人 (Lady Pica) 是何等的和藹可親。當他宣告跟他的父親斷絕關係，永不再說「伯鐸·伯納戴德，我的父親」，而只說「我們在天上的父」的時候，他令到父母何等傷心。現在聽來那是何等的冠冕堂皇。不過，跟隨基督的道路就是這樣子的了。

.....

一眾弟兄的歌聲把他從沉思中喚醒過來，於是跟他們一起去唱《聖母頌》 (Salve Regina)。他還坐在母親的膝上時已學懂唱這首獻給馬利亞的美麗詩歌了。

萬福聖后，恩慈之母，
聖哉，妳是我們的生命，甘飴，希望。

我們是夏娃 / 厄娃可憐的孩子們，被流放的一羣，
我們向妳哀呼。
在這涕泣之谷，
我們哀傷流淚，向妳嘆息。
滿有慈愛的護慰者，
求妳把妳憐憫的眼睛，
轉顧在我們身上。
在這流放生涯完畢之時，
讓我們得見耶穌，妳所結的有福果子。
我們寬大、仁慈、親愛的童貞女馬利亞。

但即使在唱頌這歌的時候，他還是心神恍惚。

.....

他終於返回亞西西了。在佩魯賈被囚了一年，他變得十分虛弱。聖喬瓦尼橋 (Ponte San Giovanni) 的一役完全粉碎了他成為武士的夢想。亞西西的軍隊不敵，他更被捉拿。這經歷徹底地改變了他，並使他得以好好預備，迎接上主日後給他的夢想。

牢獄。潮濕的牆壁。排泄物和嘔吐物的惡臭。受傷者的呻吟。意識到沒法逃走，可能會被囚多年所帶來的那種恐懼。還有，那黑暗。他是那麼的厭惡黑暗。在家時，他喜歡打開窗門的百葉，讓從蘇巴修山 (Mount Subasio) 那邊而來的晨光透進室內。但現在，那裏只有濕冷的黑暗、絕望，以及從他那些華麗衣服發出來的臭味。他曾為這些穿在盔甲下面的衣服引以為榮。如

今這些衣服卻臭到一個地步，他不得不把它們全脫下來，扔到房角一邊。或坐，或站，或是睡覺，他都只是穿着一條馬褲。但經年累月的黑暗日子使這條馬褲也變得惡臭難當。他唯一的亮光乃來自嘗試逗他的戰友開心的時刻。在他的腦海中，武士英雄總是奮勇當先並意志高昂，所以他也要學像他們一樣。

一年之後，他終於返抵亞西西。隨後一年多，他躺在牀上，好像是陷於愁雲慘霧的昏睡中。他的母親憂心不已，對他無微不至地服侍，照顧他的一切所需。他父親大部分時間都要外出，處理在其他地方的事務和打理物業，甚或要去法國的香檳地區（Champagne）採購布料。但當這位父親回家的時候，也同樣感到有點忐忑不安。為了掩蓋焦慮，這位父親會跟方濟講述自己在旅途上的故事，也會講一些有關香檳伯爵夫人瑪麗（Marie de Champagne）皇室的故事。這位父親又或會講一些有關瑪麗旗下的遊吟詩人克雷蒂安·德·特魯瓦（Chretien de Troyes）的故事。這位遊吟詩人所述說亞瑟王和圓桌武士（Arthur and the Knights of the Round Table）的故事，曾令方濟着迷不已。但現在這些故事卻像是那麼空洞，離他那麼遙遠。他那軟弱無力的膀臂、他的心思、他的幻想，全都觸摸不到這些故事。

那些在牀上的日子，他的靈性是全然一片黑暗。但最終，他也能離開睡牀，走到窗前，觀看下面喧鬧的街道，或舉目觀看天空。他甚或會走出城門外，在晴空下走到父親的鄉郊田園。

但當他最終能外出走到鄉郊的那刻，他站在那裏，完全不能相信，那些雀鳥的歌聲，那條從城市穿過那些橄欖園到來的

羊腸小徑，竟然完全未能為他帶來任何喜樂。他轉身舉目，望向那高矗的蘇巴修山，但即使那高山為他帶來的挑戰，也再不能令他感到興奮了。

一些很不對勁的事情發生了。他當時以為已是走到盡頭，以為自己將要永遠陷於這憂鬱的狀況之中。但他最終明白到，那一切所發生的事情，都是上主一步一步在他身上作工。上主就是要預備他去面對那逆轉，而那逆轉其實是一個轉向。不過，究竟轉向甚麼？其實是否要他轉向一些根本一直已存在的事物呢？上主的靈不是一直在他裏面，預備他去迎接耶穌基督在他生命中的誕降嗎？他救主的誕降是何等的甘甜。

他後來所學習到的，當時他並不曉得。上主是默默的在作工，即使在黑暗中。我們以為祂已不在那裏。我們會覺得已被祂遺棄。那時，他只是想及自己的苦痛和挫敗。他確實相信，他之所以要承受這一切苦痛和挫敗，皆因他未能繼續追求成為武士的夢想。所以，當他一好轉過來，他便再次離開亞西西，響應教宗諾森的叫喚前往阿普利亞（Apulia），加入教宗的軍隊。布里安的沃特（Walter of Brienne）是當時的軍隊指揮。如果方濟的表現出眾，有可能會被指揮官封為武士。他再次出發，乃因作了一個夢。在夢中，他看見一個堡壘的大廳，牆上掛滿了盾牌。有一聲音對他說，那些盾牌全都是他和他旗下的武士所有。他的苦痛和挫敗根源乃是他未能一圓他的武士夢，他還需要其他引證嗎？

所以，他跟其他的亞西西士兵和武士一起出發前往阿普利亞。第一晚停留在斯波萊托。那個晚上，對他往後的影響是何等深

遠。他竟再次夢見那堡壘大廳！方濟跟他旗下武士的盾牌全都在那裏。他接着聽到一把對他影響深遠的聲音對他說：

「方濟，你會事奉誰？是上主還是僕人？」

「當然會事奉上主。」

「那你為何去事奉祂的僕人呢？你現在就立刻回去亞西西吧。你在那裏便會知道你該做的是甚麼了。」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這些話語仍言猶在耳，令他苦不堪言。他知道這些話語是千真萬確的，並不是夢話，而是來自天使的。甚或會否是上主親自向他說話呢？

正因如此，他在斯波萊托離了隊，返回亞西西去。他感到沮喪，像是個懦夫一樣。他的父親對此感到失望，甚至不相信竟會如此。他的母親則感到茫然，滿心憂慮。

他感到愧於面對任何人，甚至是他可憐的父母親。所以他整天不是睡覺的話，就是在城市下面的路徑漫無目的地遊走着，瀏覽荒廢了的教堂，或攀爬蘇巴修山旁，尋找一些可藏身的洞穴，讓他得以聆聽一把能為他的黑暗帶來亮光的聲音，讓他能知道自己該做的是甚麼。

他就是一直在走、等候、祈禱和哭泣。他以為自己會發瘋。為甚麼會出現那兩個夢？這些夢是真還是假的？是從上主而來，還是他那歪曲和令人作嘔的頭腦蒙騙他？他在斯波萊托所作的夢，是否因為他懼怕返回戰場，懼怕會再次淪為俘虜？但神父不是說過，夢是從上主而來的嗎？上主的聖言不是充滿夢想的

嗎？他就是這樣不斷地想着。

他的母親為他很是憂心。他的父親感到失望和惱怒，比以前更多出外公幹。方濟的感受一天比一天差，直至一天，他在亞西城牆下一間位於路旁破舊的聖達勉堂，一如以往的在禱告。他真的在開始禱告！或許正確一點來說，他是開始在禱告中聆聽。

他在小聖壇上的十架苦像前跪下。忽然，他覺得十架上基督的眼睛正在凝望他……他聽見一把聲音。

「方濟，去修補我的居所吧。你看，它快要傾倒下來變成廢墟了。」

他停了下來，完全透不過氣來。停着、聽着、顫抖着。但十架基督苦像的眼睛一如以往仍在向前凝視。小聖堂一片靜寂，沒有任何聲音。唯一的聲音是風吹着外面的橄欖樹颯颯而鳴。

不過，他所聽到的應許聲音跟他在斯波萊托所聽到的是一模一樣。這聲音乃來自他那位被釘的救主。耶穌已指示他該怎樣做。對，是耶穌。

他也不記得自己在那裏跪了多久。他的心靈滿是感恩之情及對耶穌無比的愛。這就是他的主。並不是任何世上的王或君主，而是主耶穌基督，宇宙的君王。而他的上主要求他做的，既是一件最簡單不過的任務，卻又是一份最崇高的使命。這位天上的「亞瑟王」就是從這圓桌，這細小簡陋的聖壇，差他去修葺這間小聖堂。這跟亞瑟王試驗一個傲慢武士的做法如出一轍！

他站起來，親吻了十架苦像的腳位，全速飛奔回城內。認識他的人都被他嚇了一跳。之前他們見到的是一個愁眉苦臉的年輕人，垂頭喪氣地拖着腳步進出城門。

他衝進父親的店內。幸好他父親出了差去採購衣料。他拿了一捲上等布料後，便奔跑到馬房去，騎上了父親的一匹馬。

他騎着馬咔嚓咔嚓的在鵝卵石路上奔過城門，往福利尼奧城（the city of Foligno）直跑。他知道在那裏可以賣掉那捲布料和那匹馬。

.....

現今，當他跟弟兄們默然地走着時，他察覺到賣掉那捲布料和那匹馬正好反映出他和弟兄們要過的人生：作為那偉大君王之下一羣沒有馬匹、沒有衣服的僕人。他們把所有華麗衣服及飾物都送掉，甚至鞋也不會穿，只穿着粗劣的耶穌罩袍。

.....

他差不多立刻把布料和馬匹賣掉，拿了錢後，跑跳着走回聖達勉堂去，把錢送給住在那裏的貧窮神父。這令神父感到十分驚訝。他很熱切地告訴神父，這筆錢是用來修葺教堂的。

但那神父拒絕收受那些金錢。

「方濟，你是否瘋了？我知你的父親是個怎樣的人，你也是知的。他回來的時候，準會來找我們，討回這些錢。他會懲

罰我，因為我接受你這個即興的怪念頭。」

「不過，神父，是基督叫我這樣做的。」

「噢，是嗎？唔，祂告訴我的剛好相反。也就是說，這些錢是你父親的，所以一定要還給他。你現在就跟我走，伯納戴德的法蘭西斯高（Francesco di Bernardone），不要再來用你的玩意打擾我的清靜。」

但他一點也沒被嚇到。他把那些錢扔在小聖堂的窗台上，之後便跑回城市去，回頭跟那被嚇倒的神父說：「那麼，我自己會去乞討石頭來重建這教堂。」

「我知你會，你這個被寵壞、沒骨頭的伯納戴德之子。」

然而，真正令這位聖達勉堂神父驚訝的，卻是方濟接下來所做的事。

方濟很擔憂父親回來的時候會是怎麼樣。當父親發覺兒子不見了，並聽到其他人的流言，說自己那發瘋的孩子怎樣怎樣，當發覺自己不見了一匹布和一匹馬，他會有何話說？

現實情況跟方濟預期的一模一樣。他的父親非常憤怒，並不特別因為失去了少許財物，而是因為自己那位心地善良的兒子一直都是個敗家子。他憤怒是因為聽見方濟瘋了，為了修葺聖達勉堂而去乞討石頭，這令他感到十分羞愧。方濟知道父親有能力獨自一人負擔起教堂的修葺經費。若他苦苦哀求父親，父親可能會聽他的話。不過，他這次採取的路向，他的父親卻是完全不能接受。方濟只去了阿普利亞參戰一天便回來了，那

還不夠嗎？他就是愛待在鄉郊，百無聊賴呆癡癡地走來走去，卻不去店裏幫手。即使他去幫手，也是全無熱忱。那還不夠嗎？以前他就是愛跟顧客傾談，給他們介紹那些華麗布料，聽聽談談城中的閒言閒語。現在卻竟是這樣子！

伯鐸是何等的失望和惱怒！他愈是想到方濟所作的事，就愈生氣，直到一個地步他把方濟關在家中的小囚室內。再一次的漆黑一片，不過這次並沒有在佩魯賈的囚牢那麼可怕。可黑暗仍是黑暗。而這次的黑暗比較內在，而非外在。一片令人困惑的黑暗。究竟方濟該如何處理母親和父親、耶穌和天父？

伯鐸不久又再出外採購布料。方濟在想，他的父親其實也不用再因為城中的人譏笑自己的兒子而刻意走開。

他就是躺在家中的囚室內。他的母親再一次服侍他，給他食物和清潔衣服，替他清理便桶。當他的父親離開了亞西西好一段路後，母親便立刻解開他的鎖鏈，把他放出來。

可憐的母親！他記得當他吻別母親，告訴母親自己會去跟那貧窮的聖達勉堂神父一起住，繼續修葺教堂，那時他的母親是何等的驚愕。他嘗試去解釋，他的母親亦努力嘗試去聽、去理解。但他知道，即使他很有耐性的向她解說，她也不會真的明白他所做的是甚麼。不過，她會相信，他總之就是聽見了上主的聲音。但上主怎可以對她有這樣的要求？當還未是時候，便要她讓自己的寶貝兒子離開？在他還未得到父親祝福的時候便要離開？

靈修叢書

方濟與耶穌

作者 默里·博多

譯者 黃家燦

編輯 江程輝

設計 郭思穎

發行人 翁傳鏗

出版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

總辦事處：香港九龍柯士甸道140-142號14樓

電話：2367 8031 傳真：2739 6030

電郵：info@cclc.org.hk 網址：www.cclc.org.hk

發行：新界沙田火炭黃竹洋街9-13號仁興中心702室

電話：2697 0286 傳真：2694 7760

電郵：warehouse@cclc.org.hk

承印 新世紀印刷實業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七月初版

經文引自《和合本修訂版》，版權屬香港聖經公會所有，蒙允准使用。

版權所有

Spirituality Series

FRANCIS AND JESUS

Author Murray Bodo

Translator Warren Wong

Editor Kong Ching Fai

Design Charis Kwok

Publisher Yung Chuen Hung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Edition July 2019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Ltd.

14/F, 140-142 Austi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Tel: 2367 8031 Fax: 2739 6030

E-mail: info@cclc.org.hk Website: www.cclc.org.hk

Cat. No. 1188.01

1.5m92

ISBN 978-962-294-358-2

©2012 Murray Bodo

Original Edition "Francis and Jesus" published by Franciscan Media
28 W. Liberty St. Cincinnati, OH 45202, USA